

不能脱离阶级关系去分析资本家的起家

武 众

最近，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对资本家如何起家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资本家的绝大多数是由官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等剥削阶级中转化来的，无疑他们都是靠剥削起家的。在资本家中，还有极少数是由小生产者、雇佣劳动者转化来的，他们是不是靠剥削起家呢？有人认为，他们是既靠剥削又靠劳动起家的，也就是说有劳动起家的资本家。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劳动起家的资本家，所有的资本家都是靠剥削起家的。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去分析它。

不能脱离阶级关系去分析“小老板”

有人认为，作为小生产者或雇佣劳动者向资本家过渡的“小老板”，为了早日转化为资本家，他们的劳动只会越来越多，生活也只会越来越节俭。所以，他们在转化为资本家时的原垫支资本中，既包含剥削的部分，又包含自己的劳动原子（劳动积累）。从而，这些资本家是既靠剥削又靠劳动起家的。

我们认为，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完全脱离了阶级关系，缺乏阶级观点的。这是完全脱离了“小老板”的经济地位，而主观臆想地美化了“小老板”向资本家演化的罪恶过程。确实，随着“小老板”逐步向资本家过渡，他们发财致富的思想是越来越严重。但当“小老板”处于资本家前夜时，已不是劳动者，而是剥削者。剥削阶级的本质决定他为了实现发财致富的目的，决不会象劳动者求生存一样必然加强自己的劳动，而只能必然加强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减少自己的劳动；生活不是越来越节俭，而是越来越奢侈浪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不一样，他的财富的增长，不是比例于他个人曾经怎样劳动，曾经怎样节制个人的消费，而是比例于他曾经怎样吸收别人的劳动力，曾经怎样强迫劳动者节制生活上的一切享受。……他的浪费还是和他的积累在一同增大，一方并不一定会限制另一方。”^①这段话虽然是就十足资本家而言，但同样适用于非十足资本家的“小老板”。因为，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是属于剥削阶级，而剥削阶级的本质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随着“小老板”向资本家过渡，他们的劳动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以至最后完全脱离劳动呢？这是因为：

首先，“小老板”为了尽快地积累资本，爬上资本家的“宝座”，对雇佣劳动者必然实行尽可能大的剥削。所以，随着“小老板”雇工的增多，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日益加深，“小老板”为了压服工人的反抗，就必然减少自己的劳动来从事指挥监督生产的剥削活动。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51页。

其次，随着“小老板”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其销售市场也随之扩大，为了在竞争中打败别人，站住脚跟，就必然减少自己的劳动，以从事争夺购买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有利市场的竞争活动。

再次，随着“小老板”逐渐向资本家过渡，其经济地位会不断发生变化，由非十足资本家逐渐向十足资本家演化。因此，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上必然是轻视体力劳动。好逸恶劳，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

此外，随着“小老板”雇工的增多，他也有可能逐步脱离劳动。正如列宁所引材料指出：

“‘2—3个工人给业主挣的盈余很少，以致业主要同工人一起工作……5个工人给业主挣的盈余已经能使业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手工劳动，偷点懒，主要是扮演业主的两个最根本的角色。’（即购买原料和销售商品）”^①。

为了证明有既靠剥削又靠劳动起家的资本家，有人引用《北京东来顺羊肉馆》创业人资本家丁子清作例子，说明丁子清及其家属在“小老板”阶段仍然全部参加劳动，以证明有劳动起家的资本家。我们认为，只要对《北京东来顺羊肉馆》发家史^②作具体的阶级分析，必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即资本家丁子清是完全靠剥削起家的。这是因为丁子清在“小老板”阶段（1914—1917年）除进行商业剥削外还从事地租剥削，而他本人是当掌柜，其三弟管理家店财务，这都不是劳动，只是指挥监督的剥削活动。他的家属是参加了种菜劳动，但我们对他本人及其家属要进行阶级分析。我国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规定：“地主家庭中，有人自己常年参加主要农业劳动，……其参加劳动的人，如果在家庭中不是居于支配的而是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则其参加劳动的人应定为适当的劳动者成份，以别于家庭中其他不参加劳动的人的成份。”^③我们根据这个规定的精神来考虑，丁子清的家属如是常年参加种菜劳动，又是处于被支配地位，他的家属就不是剥削者，而是劳动者；如不是上述情况，丁子清的家属种菜劳动就不足以维持其生活，从而不存在有劳动积累作为垫支资本。因此，我们不能从亲属关系而应从阶级关系来分析问题。

同样，随着“小老板”逐步向资本家过渡，他们的生活不是越来越节俭，而是越来越奢侈浪费。因为：

第一，“小老板”剥削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不断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即使“小老板”在初期阶段，相对其后期生活可能“节俭”些，但“小老板”的“节俭”与劳动人民的节俭有着本质的不同。劳动者的节俭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爱惜和节约，所以节俭是劳动人民的本质。“小老板”的“节俭”为了进一步扩大剥削的资本，他们生活的“节俭”实质上是力图把别人的劳动成果转化为资本，同时还包含对劳动者消费的压制。

第二，“小老板”为早日转化为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扩大其资本额，除了拼命地直接压榨雇佣工人的血汗外，还要通过信贷来扩大资本，但为了取得别人的信用，不惜花钱来虚装门面。为了向上爬，要取得别人的支持，又必需花钱送礼请客。这些活动都必然扩大非生产费用的开支，造成极大的铺张浪费。《北京东来顺羊肉馆》创业人资本家丁子清本身就是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8页。

② 载《光明日报》1962年3月20日。这个材料对我们这里所分析的问题，是不够详细的。

③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7页。

例证。丁子清在“小老板”阶段，开办羊肉馆时，资金窘迫，必须向别人赊购原料和借入资金。他为了取得别人的信用，竟将黄土袋伪装成面粉袋，以显示自己很有钱的样子。同时，丁子清为了向上爬，在他处于小生产者的地位时，就巴结一些特殊阶级，如让他们白喝一碗豆汁。在他成为“小老板”后，仅据所载，他还得花钱与正阳楼的切肉师傅交朋友，以便巧夺顾客。

上述说明，随着“小老板”逐渐向资本家过渡，其过程必然是由多量劳动到少量劳动，以至完全脱离劳动；生活则越来越奢侈浪费。同时，作为劳动者，不论在封建社会末期，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他们生产工具简陋，又深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终年劳动，尚不果腹是普遍情况，即使有个别人能有劳动积累，为数也极微小，绝不可能达到成为资本家所需的最低额。这个最低额只能靠剥削达到。当他靠剥削积累了资本的最低额时，原来的少量劳动积累必然同时消费光，这是一个过程的两方面。因此，资本家绝不是既靠剥削又靠劳动起家。这种认为资本家既靠剥削又靠劳动起家的说法，是完全脱离阶级分析，把资本家个人置于阶级之外进行考察的结果。他们不懂得，小生产者、雇佣劳动者转化为资本家的过程，就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的过程。没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家就买不到劳动力，他所需要的最低货币额就不会集中在自己手中，从而货币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所以，资本家起家所需要的货币财富的积累的同时，就必然有大量劳动者的贫困和破产。这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这个过程是通过对于劳动者的剥夺来达到的，暴力是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力量。因此，资本家的起家不可能是劳动起家。

不能脱离阶级观点去看待科学家创造发明的收入

有人为了论证有劳动起家的资本家，又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有的科学家由于发明创造获得大量的额外收入，而这些收入是科学家劳动所得，因为科学家的劳动是复杂劳动，这种劳动比劳动人民的简单劳动要大得多。如果他们把获得的收入作为垫支资本开设工厂，这原垫支资本中就包含科学家的劳动成果。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同样是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因而是错误的。

首先，他们把复杂劳动与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等同起来，把简单劳动与劳动人民的体力劳动等同起来，而过分地夸大了科学家的脑力劳动的作用，轻视和贬低了劳动人民的体力劳动的作用。这种观点正是历来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所极力宣扬的“劳者心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腐朽观点的变种。

其次，由于复杂劳动是经过一定时间和花了一定社会费用用来培养的劳动力的劳动，因此，这种劳动是作为加强的或加倍的简单劳动来起作用，也就是说一定量的复杂劳动会与较多量的简单劳动相等。但正因为如此，不能把两者的差距看得过大，好象复杂劳动所值要超过简单劳动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或数千倍似的。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家为了收买科学家来为他们追求剩余价值活动服务，往往对科学家给以较高的工资或分配给奖金或红利，其金额大大地超过一般工人的工资。但这并不仅仅是科学家在生产上进行“复杂劳动”的报酬，而且还包括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分割，因为按其地位来说，有些在大公司工作的科学家实际上已成为资本家的代理人，而不是单纯的雇佣劳动者了。

再从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本身来说，必须看到：第一，这些发明创造脱离不了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积累，所以，不能把发明创造完全归功于某一科学家的劳动和智慧。第二，不能把发明创造在改进生产技术上所起的作用和劳动创造的价值混淆起来。科学上的成就，当其得到报酬时，如同可以买卖的艺术作品一样，其价格不能直接反映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上的成就和艺术作品都“商品化”了。如果某一发明创造得到高价，它并不全部反映科学家的劳动所值，而有很大部分是社会上价值或剩余价值的转移。这是因为发明创造本身并不产生价值，只是当发明创造被应用到实际生产过程时，才形成生产成品中转移的价值中的一个微小部分。至于新增的价值还是由生产的工人创造的。那么，为什么科学家的创造发明会获得资本家的高额报酬呢？马克思曾提到过，一个工厂主在一种新发明普及之前就采用它，就会得到一种超额利润或“剩余利润”。可见如果科学家从发明创造中获得高额的收入，这些收入，不过是分享了资本家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归根到底是来自工人们生产的剩余价值，而不是科学家本身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如果仅从表面上孤立地看科学家在发明创造中所获得的高额收入，那只是抓住了事物的现象，而没有透过现象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同时，也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问题。

必须正确理解经典著作的原意

有人为了论证有劳动起家的资本家，还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来作为论据。他们说，马克思曾指出：“有许多行会小老板，并且还有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也有一些工资雇佣劳动者，他们先是转化为小资本家，然后再由对工资雇佣劳动的逐渐扩大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转化为十足的资本家。”^①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肯定了由小生产者、雇佣劳动者可以直接转化为资本家，否定了这个转化必须经过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渡阶段，即“小老板”阶段。这样，资本家的原垫支资本中必然包含自己的劳动原子。据此，马克思是承认有劳动起家的资本家。

但是，上述理解显然是错误的。首先，他们并没有把握这段话的正确含义。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这段话里，明确指出，由小生产者，雇佣劳动者先转化为小资本家，后转化为十足资本家。可见，在这里所提的小资本家，并不是十足资本家范畴中的小资本家，而是介于劳动者与十足资本家之间的中间人物。其次，孤立地引述这段话，有意地忽视马克思其他的有关论述，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资本家的产生必须经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小老板”阶段。例如他说：“当然，他自己还可以和他的劳动者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若如此，他便还是介于资本家和劳动者间的一种中间人物，是一个“小老板。”^②可见，孤立地引述马克思的一段话，再加以自己主观臆想的解释，来证明马克思承认有劳动起家的资本家，不仅是直接违背马克思的理论，在方法上显然也是错误的。

认为有劳动起家的资本家的人，还引证过马克思的另一段话：“即使在加入生产过程之际，资本是资本使用者本人由劳动获得的财产，它也迟早会变为不给等价即行占有的价值，

① 《资本论》第1卷，第827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321页。

变为别人没有报酬的劳动在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体化物。”^①他们认为，这段话也可证明马克思承认有劳动起家的资本家。

我们认为，这是孤立地引述马克思的一段话，再用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解释的又一例证。这段话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一章中说的。大家知道，马克思在这一章的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分析来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马克思把揭示原垫支资本来源的任务留在以后的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解决，所以，他在这里有必要运用抽象法把资本家原垫支资本的来源暂时存而不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所集中揭示的问题是：不论资本家的垫支资本是怎样来的，经过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资本家的资本都全成为资本化的剩余价值。

为什么马克思在这里要提出这样一句话：“即使在加入生产过程之际，资本是资本使用者本人由劳动获得的财产”呢？这岂不是说马克思也假定有劳动起家的资本家吗？完全不是这样。如果不是断章取义，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以否定的讽刺的语气来作这种假定。他的矛头是指向为资本家辩护的资产阶级学者。且看看马克思的另外两段话吧！

“原有的资本……。这10,000镑的所有者，是从哪里得到这10,000镑呢？政治经济学的发言人异口同声说，是‘由于他自己的劳动和他的先人的劳动’。他们的假定，实际也像是唯一的，可以和商品生产相一致的假定。”^②

“但这个过程总是要从某时某处开始。……似乎也可以说，资本家有一次是由某种和别人的没有报酬的劳动独立无关的原始积累，成为货币的所有者，因此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跨进市场。”^③

显而易见，这里的“异口同声”的“政治经济学的发言人”，就是为资本家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他们把资本的原始积累编成为牧歌性质的，捏造出资本家起家是由于正义、劳动、勤勉、智慧和省吃俭用的神话。马克思在专门论述资本主义如何产生的“所谓原始积累”这一章中，以大量的、惊心动魄的事实和无可辩驳的论证驳斥了这种谬论。他指出，不论资产阶级的神话编导得如何美妙，现实的原始积累总是通过征服、压迫、劫掠、杀戮。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就是劳动者同他的所有的劳动条件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把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则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雇佣劳动者。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就是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剥夺或暴力来实现的。因此，“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④

必须指出：我们在运用经典著作解决思想实际时，应当正确理解经典作家的原意，领会经典著作中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他的革命精神实质，不能断章取义地摘引几句话来证明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脱离阶级分析的作法，因而是错误的。

① 《资本论》第1卷，第624页。（“即使”二字的着重点是本文作者所加，这两个字刚好是“劳动起家”论者忽视了的。）

② 《资本论》第1卷，第637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③ 《资本论》第1卷，第622—623页。

④ 《资本论》第1卷，第839页。